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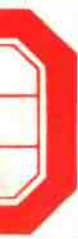
神剑千秋

曹力群作品集

39

下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东54A-5

3本

39

神剑千秋

下

曹力群作品集

◎中国戏剧出版社

目 录

第十五章	疤面怪客.....	(1)
第十六章	石阵仇踪	(20)
第十七章	病魔谷主	(54)
第十八章	九转神丹	(91)
第十九章	蚀骨夫人.....	(129)
第二十章	还血归剑.....	(165)
第二十一章	神剑千秋四海平.....	(204)

第十五章 疤面怪客

“看掌！”岳天雷双剑落地，已置生死度外，猛然吐气开声，双掌劲道如山猛推过去。

可惜——他比对方，还是慢了一步。“铁腕慈心”的右掌，已经印在他胸腹之间，五指如钩，直朝皮肉扣入。如果给他抓实，岳天雷纵是铜筋铁骨，也要穿胸洞腹，肚破肠流。

但，对方抓到某一个穴位，竟然招式骤停，满面惊色，另换左掌，朝他的“天池穴”发力一点！

“哇！”岳天雷痛哼声中，人似断线风筝，凌空飞出三丈有余，只见他口中血雨淋漓，竟然昏厥当地。

至于“铁腕慈心”，却依然伫立石坛之上，双目圆睁，怔怔地看着自己的右掌，原来，掌心中抓住一片破布，正是岳天雷的衣襟。

而衣襟下面，却是武林圣物——“天龙金手”！

“这是真的吗？”

“铁腕慈心”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惊疑中马上双掌一合，发出奇强无比的内劲，把金手狠搓一阵。

按道理他那掌心真力，足够爆石流金，将百炼精钢搓成细粉。

可是对于“天龙金手”，却无法损其分毫，直搓到掌心热气

灼人，金手越发光芒四射。

“嗯！这是真的。可是——怎会到了他的手里？以‘武帝’的功力，决不会让人偷走呀！”

“铁腕慈心”讶然之中，立刻身形微动，飘下三尺多高，直径两丈的石坛，朝着岳天雷身边走去。

他一面走，一面暗忖道：“即不可能被偷，那他刚才说是‘武帝’所赠，倒是直话，不过这小娃也冒失过份，话也不客气，招法又凶狠，气得我来不及问清楚……”

想到岳天雷的招法，他不禁浓眉一锁，更起疑云：“这娃儿的剑掌功夫，全是巫山本派嫡传，先师当年又传了四个不记名份的弟子，这四人我只闻其名，不曾见过，但他们每人只会一招！对方如今全会，必是四人所教！”

那么……他难道真是岳天雷……死而复活？我的徒儿‘鱼剑琴’真的搅错了？还是“剑仙”埋错了人？

这些事，更搅得他满头玄雾，莫明所以，脚下一挪数寸，想起“鱼剑琴”的提过的事情——

“她说江湖上出了一个‘武皇’，此人阴残无比，功力奇高，行迹神秘已极，而且是‘鱼’、‘岳’两家的血仇，而且还有什么‘铁面人’、‘无鼻人’……”

想起“无鼻人”，“铁腕慈心”竟然下意识地摸了一下鼻子，周身突地连打寒噤：

“怪哉！这‘无鼻人’又是一个谜，难道武林中还有第二人吗？”

难到会……“不！不！不！”这几个“不”字，竟像骇极惨嘶一样，从“铁腕慈心”口中传来，只见他双目如灯，面皮扭曲，

那削去的鼻尖，尤显得异常丑恶。

但脸上的表情极为复杂，似乎想到了一件——他不愿意相信，也不敢相信，但又有两分相信的怪事。

紧张至极，冷汗涔涔中，“铁腕慈心”竟然脚步一歪，几乎绊倒在地。

定神一看，原来心神恍惚间，已然步到岳天雷身畔。于是一弯腰，双手颤巍巍地往他怀中摸去。

首先，他找到一片血书，这是一件婴儿的衣服，枯黑血渍，是女性的笔迹：

“此子名叫岳天雷，如有仁人君子拾得，请予收养！”

“哇！”铁腕慈心一声大叫，胆战心惊，看样子他真不是冒充，而是“剑圣岳长明”的儿子！

心念中，他双手一翻，把岳天雷翻得仰面朝天，只见其气若游丝，嘴唇泛白，已至生命垂危的关头！尤其那“摸皮面具”之上，沾满了鲜红的血迹，更令人毛发悚立。

于是，他那要解对方面具的好奇心，全部付之东流，脑海中不住懊悔道：

“当年我为了感情冲动，违背师命……才以自囚‘迷宫’，永守怪剑为忏悔。……可是二十多年来，我曾经再度违誓……可能武林浩劫，就是我的过失所造成！”

“现在，我又一时冲动，使岳天雷重伤将死……”

这一来，刚才两人相见的情形，重又出现在眼前，本来双方还在讲话，可是对方听他承认陷害石窟那人之后，马上眼露怨毒，贸然出手证明死者是他至亲。

多少年来，他没想出那人是谁，也不曾出宫去看，如今一

想，才悟出此人真是“巫山”弟子，而不是外人偷到暗号来骗他，并且这个人，必是“剑圣”！

“凶手！凶手！我是凶手……我该死！”

“铁腕慈心”猛然一跳三丈，像疯子似的满室狂奔，一面自打耳光，拔须撕发，发出野兽般的哀吼！

就在这暴跳不已中，他突然“铮”的一声，踏着地上的“青霓剑”！

剑，闪耀着蒙蒙寒光！于是他想也不想，一伸手抱将起来，把吹毛可断，冷气逼人的剑刃，向咽喉下面举剑一削。

但——剑将着肉，那股冷气刺得他一个寒噤，顿时左手电翻，朝脸上，又是“啪”的一记耳光，自己骂道：

“混蛋，死能解决问题吗？”于是，他冷静下来，用目中寒芒盯住岳天雷：

“我错害了他的父亲，应该对他补偿，以他的年龄资质，如将一身真元贯注，应该能敌‘武皇’，万一不行，也许他能自行设法，去取‘天雷怪剑’。至少这武林浩劫，是否由我当年错误造成，我只能希望它不是，也希望这小子没有骗我。”

于是——“铁腕慈心”小心至极地抱起岳天雷，将他放在石坛之上，自己刚才打坐的地方，遂见双掌动处，已贴住他生死穴道，把自己毕生真气，尽力贯输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岳天雷像从梦中醒来，发觉他躺的地方异常温暖，而且身上极为舒畅。

可是，呼吸之间，却嗅到“铁腕慈心”的气味，证明对方就在身边。

因为他不晓得昏死后情形，反倒暴然翻身，直朝空中电

射。

但不料去势之快和内力之强，都已超过他的意料，只差一点，几乎碰到石殿穹顶。

他奇怪，可是没有时间去猜。百忙中急将腰部一拧，像苍鹰下扑般，反向“铁腕慈心”射落，同时本能地一掌拍出，那掌心劲道犹胜天崩地裂！

可是——真元刚出，他又猛然吸回体内，同时身轻如柳灵活至极地落在对方面前。

因为“铁腕慈心”正瞪着一双大眼，呆滞地盯视着他，目内真元尽散，已到灯尽油干的程度。

“怪呀——”岳天雷心神一震，立刻明白了五成，随即收掌弯腰，皱眉问道：

“是你把真元传给了我吗？”“铁腕慈心”呼吸困难，勉强挣扎一阵，喘息着道：

“是……是我……”“为什么？”

“希望你……去杀……杀……‘武皇’。”

“哦！你不是他一党？”

“不！不是的……”

“那为什么害我父亲？”

“我不认识你父亲……这是……误会……”

“误会？”岳天雷心神一震，竟自怔然忖道：

“对方的态度诚恳，不像骗人，而且他要存心杀我。早就可以办到，更用不着传我这份奇高内力！”

想到这里，他不由得连打寒噤，马上双掌齐翻，贴住对方穴道！

可惜——他来不及了!“铁腕慈心”已然穴道闭塞，完全没有救治的可能。

幸亏岳天雷“真元对流”的手法高明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算勉强注了少许真元过去。

他见对方脸色稍红，方松了一口气。“铁腕慈心”轻声说道：“好啦，你不必白费气力了，有什么话快问吧……”

岳天雷还不松掌，一面运动，一面发问道：“你刚才说是误会，倒底是什么理由？”

“令尊当年来山，犯了一个大错！”

“大错？他不是说对了暗号吗？”

“暗号虽对，人数错了……”

“哦？”恩师‘巫山一鹤’曾经吩咐过，如果‘巫山四剑’要进‘迷宫’，除了暗号之外，而且要三男一女同时前来，否则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“必是别人冒充，格杀勿论！”“所以我父亲一人赶到，就遭了……不幸？”“对！”

岳天雷闻言之下，心如刀绞，但这样讲来，实在也怪不得对方，于是强忍悲伤，继行问道：

“听说你背叛师祖，已被逐出门外，因在‘迷宫’倒还说得通，但叫你守住本山，未免不合理吧！”

“唉，说来话长。”“铁腕慈心”凄然长叹道：“其实他老人家，不但是我恩师，而且我由他养大，其恩德之深，尤胜严父……可惜我感情冲动，做错一件事……”

“感情冲动是否……跟女性有关呢？”

“没有！”对方否认之后。浓眉一锁道：“你为什么这样想法？”

岳天雷心里早想到“巫山艳凤”，更想到她母亲那段情孽，因此怀疑对方是那骗情盗宝的恶徒。便闻言先不答话，反而问道：

“你即是师祖养大，可认识‘巫教’的前辈教主？”

“哦！”对方惊噫一声，骇异不已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晓得……”

“我为什么不能晓得？”“因为……因为……”“因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事关师门家事，连‘巫山四剑’都不知道。”岳天雷剑眉一轩，激动地答道：“我遇到了‘巫教’后人——”

“谁？”“巫山艳凤。”“她讲了些什么？”“无非是‘巫教’往事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“嘿嘿！慢点！”岳天雷冷声一晒，道：“我先问完，你再问我，现在——你先讲明做错了什么？”

“这……我已对师立誓，决不泄漏！”

“你敢不讲？”岳天雷怒心又起，杀机森然，但“铁腕慈心”也将面寒一寒，凛然说道：

“岳天雷，你难道逼我再背师命不成？他老人家是你师祖，这件事又是他老人家所不愿提起的，而且纵然讲出，对你也毫无帮助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岳天雷闻言一震，好像冰水浇头，立刻回想起遇见师姑“剑仙”那一幕。

“师姑”也对师祖发过誓，不愿说明此事，并认为对方不是仇敌。

这一来，他虽好奇，却又不敢逼问师祖的秘密，于是心中一叹，改口问道：“好，原因我不再问，但经过情形总可以讲

吧？”

“铁腕慈心”满面渐愧答道：“为了那一件错事，我向他老人家认罪，自愿以囚徒身份，永远不出‘内六峰’，好保护‘天雷怪剑’，除了‘巫山四剑’联袂同来，否则的话，不让任何人来取。”

“这样说，师祖并不曾遂你出门！”

“他老人家大怒，已经不认师徒名份，但却接受我最后的要求。”

“唉！”岳天雷暗中骇叹，心情矛盾之极，对方害死过他的父亲，但原因是守山护剑，并非存心不良，这次又救了他，并且传给全付真力。再说，对方虽是逐徒身份，但对本派而言，所负的责任却不在“四剑”之下。

像这么一个人，他该怎么对待？是恩？是怨？是长辈？是仇敌？

在复杂的心情下，他不敢多加分析，重新回到正题道：

“既然先父一人入山不行，义姐‘鱼剑琴’单身，为什么又放她进入，这也是令尊受害之后，一十八年，没有生人来过……。”

“没有生人！难道有熟人不成吗？”“这……没有……没有。”

对方连连否认几声，紧接说道：“我因‘四剑’多年不出现，也感到疑心，所以想知道外面消息，何况她又是个女人，恐怕她就是‘剑仙’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——‘剑仙’比其他三位要特别点？”

“可以这么讲，因为师尊最喜欢她，而且曾把我被囚的事

情经过告诉过她，不料结果来的是‘鱼剑琴’，可惜她对武林这些事知道得不详细……”

讲到这里，“铁腕慈心”突然周身一颤，几乎窒息过去，只有张口喘息的份儿。

岳天雷吓得剑眉齐轩，忙不迭掌心真力猛贯，可是对方的情形越坏，急得他额头见汗，仿佛热得无法忍耐。

这时，“铁腕慈心”自知将死，借着对方真劲，尽力地打起精神，断续说：“天雷……天雷……”

“我在这里。”“不！不！天雷怪……怪……”

岳天雷顿时恍然，才懂得讲的是剑，于是提高嗓音，附耳问道：“剑在哪里？”

“在……在这里……阵眼这里。”岳天雷忙将虎目环扫，却找不剑的影子。

正想再问，对方嘴唇抽动，哑声说道“小心……要小心。”

“小心什么？”“火……火……火……”

“火？哪里起了火？”岳天雷惊骇中再度摆头，向奇大的石殿细看一番，不要说火，就连烟都没有。

“一定是他神志不清，语无伦次。”心念中，尽其全力，把奇强无比的真劲直向对方“中庭穴”上一冲——

“铁腕慈心”果然双目暴睁，射出一线回光返照的光芒，嘶声喘息道：

“你在武林……遇到过……哪些……哪些人……功力最高……”

“功力最高要算‘武帝’、‘武皇’。”“武皇……是哪一派……武功？”

“精通五大门派奥秘。”“连巫山派？”

“这倒没有。”

“那就好！此外……有没有……姓……姓……”

“姓什么的？”“姓张的？”

“有！”岳天雷一听“张”字，立刻脱口应有，而且心中骇异莫名，因为对方不提别姓——单单提姓张的。

“师祖本名‘张一鹤’，而且有个儿子，可是这位前靠，从未出现武林。”

“张辟雷”自称江湖隐者，功力骇人，难道他会是师祖的儿子？难道这就是对方追问自己的用意？

心念如电，一付即收。

岳天雷立刻盯视对方，一字一顿地问道：“有个‘张辟雷’功力奇高，你认识他吗？”

“铁腕慈心”随即面皮抽动，露出复杂的表情，胸口起伏了几下，气若游丝地再问道：“他人怎……怎么样？是好……是坏？”

“对我有救命之恩——”恩字刚完，对方面现笑意，连说两个字：“好……好……他是个好人，你也要……对他好……”

“哦！原来你们认识？”“铁腕慈心”脑袋一点，虚软的垂到胸前，再也没有声息。

岳天雷骇然一看，已然魂归地下，力竭而死！“奇怪呀！‘张辟雷’口口声声说，他是叛徒，指责他已霸占‘天雷怪剑’！他却记挂对方，临死都念念不忘？”

心念中，只感遍体生津，汗如雨下，好像这“巫山迷宫”热得像座火山。

以他不畏奇热的体质，竟然会成这样，真叫他一时愣住。

正骇异间，似闻“隆隆”之声起自地底，又一阵热浪四射，竟闻到衣衫烤焦的臭味，于是放下“铁腕慈心”，用手心向石坛一贴。

“不好！”他这里惊噫未毕，火焰已到身前！立见红霞冲空，地面尽赤，那石坛中心——也就是“铁腕慈心”的打坐处，竟被数十道火舌吞没。

至于对方，正在眨眼之际，已烧得皮肉荡然，血枯骨尽，除了一股焦臭的青烟外，毫不剩半点灰痕！

岳天雷亏得不畏奇热，身手灵便，百忙中掌心真劲疾喷，身形像劲箭般，反射出十多丈外，骇然凝视——

他以为火势还要扩大，哪知等了盏茶工夫，反倒毫无动静。

“奇怪！”他惊异中，缓缓前进，小心至极步向石坛。

立感奇热退尽，而且恢复正常，再度用手摸了一下石坛，仅只剩温暖的感觉。

但——坛心三尺方圆之地，却发现了前所未见的奇观。

原来那厚约尺余的石板，即非金铁，也非玉石，而像是火山熔岩制成，上面镂刻着精致花纹，暗藏着无数小孔。

他仔细地从小孔中往下面看，立感热气扑面，嗡嗡有声，其深度简直无法想像。

“哦！原来这是前古火山，还有火焰喷出！”岳天雷心下恍然，想找“铁腕慈心”的遗迹却连骨灰都寻不见。

这种离奇死法，令他毛发悚然。想到对方一生，为了要赎一件过错，竟然自囚迷宫，达数十年之久，虽曾误至乃父于死，

可是，他并非敌意，并且不曾忘记过“巫山四剑”这几位同门。

因此，这可以说是命运作弄，和整个“巫山剑派”的不幸，不能全怪对方。

心念及此，岳天雷更领悟到另一件事——因为从“巫山四剑”的联袂行道江湖，跟“铁腕慈心”镇守巫山，保护“天雷怪剑”的事实判断，“巫山一鹤”这种布置，完全是防备某一个人，所以用这双管齐下，里外有备的手段。

这办法，可以说是计划周到，天衣无缝，可是为了某一原因，以致五位前辈，先后惨死……

那么，师祖要防备的是谁呢？是“武皇”吗？不对！要是不是的话，“铁腕慈心”不至于毫不知情，反向自己追问。

而且，师祖为什么不愿告诉“巫山四剑”，只要他们追杀会本派剑法的人呢？

岳天雷思潮狂涌，心乱如麻，沉吟中，收慑心猿，忖道：

“总之，‘铁腕慈心’已经尽了力量，他的死，抵销了误害父亲的过失，而且人还对我有恩，也对得起师祖遗命……”

于是，虎目注视着石坛中央，轻轻祷告道：“大师伯，恩怨已了，你安心去罢，我会用‘天雷怪剑’去把‘武皇’碎尸万段！”剑，一想到剑，他又怔住了。

对方只说了“在这里……阵眼这里！”可是眼前空无一物，也没有指示宝物位置的记号！凝思下，他再按五行生克，计数这“眼”的所在，但连算几遍，还是在石坛中心，不由得半疑半信地想：难道剑在师伯刚才打坐的下面吗？

难道他怕来人发觉，故意借此遮掩吗？

想到这里，他立刻身形一闪，站立坛心，双掌贴住……

板，连发奇奥吸力，暴喝了一声：“起！”立闻“轰隆”巨震，那重逾千斤，雕镂精致的大石，已被他高举过头，热浪薰风中，露出了深不可测的洞穴。

于是，他先将石板放下，低头看时，又见那垂直而下的穴底，还隐约现出暗红光芒，显然是火山熔岩，在那里翻动！

但这暗红光芒中，却看不到威力骇人的“天雷怪剑”。“不会呀！除了此洞，剑不会在别的地方！”

心念中，他运起无比内功，立见目芒如电，夺出眶外数寸之长。

在沿着洞壁细看一周后，果见五六丈下的石缝中，露出一段剑柄，但那三尺青锋，却深陷在石棱中。现在，剑是看见了，但如何取出来，又是一个难题。

岳天雷首先算一下距离，想用掌心真劲，把它硬生生吸出，于是立掌蓄力，暗运真元，对准剑柄上面——

“呼”的一响，迸出一股奇强吸力，可是，这洞里的石壁，都是火山熔岩构成，其坚硬程度，并不亚于百炼精钢，因此当年“巫山一鹤”的本领，也无法插深点。如今他的功力，虽到了绝顶高手地步，但要将它凭空吸回，还是办不到。就这样他连试了数遍。

岳天雷虽费尽全力，宝剑还是分毫未动。当然，他不能就此罢休，心念一动，暗中另作打算：

第一个办法，他想冒着熔岩焚身的危险，用身佩长剑射入洞壁，作为踏脚，然后飞身下洞，好用掌力去拔“天雷怪剑”。

心念既决，马上抽出“青霓剑”来，但在脱手射出之前，他先把剑尖对着洞口的石棱一试，倒看石质硬到什么程度，手起

外，只听“噼”的一声，火花四溅，仅戳成一道深沟，却无法深入。这一来，他只好打消念头，万一射出之后，既不能深入石壁，又因真力强劲，无法收回的话，必然平白损失。

岳天雷懊然一叹，想不出其他良方，沉吟中，绕室而行，希望发现别的妙法……时间在飞逝——“迷宫”由明而黑，大约到了子夜。

他在死寂之中，又听到石窟中“隆隆”有声，大股热流，再次从地心之内源源涌出！

“看样子，又要喷火！”

岳天雷悚然一震，暗中算了一下时间，从上次到现在，大约过了三个时辰的模样，他于是若有所思，进一步想道：

“三个时辰是个整数，原来火山是在一定的时间喷射。”心念下，只听劲风呼呼，声如裂帛，一道眩人心目，亮如白昼的强光，像龙蛇般冲出洞来。

这光柱一闪即收，岳天雷目光电扫，已发觉了一个秘密——因为这种时间极短，温度极高的火柱，已将洞口附近的石板，烧得通明透明，红光如潮。

由此推测，插着“天雷怪剑”的石壁，也应被奇热软化！

于是——

岳天雷身形暴起，凌空飘向石洞。间时掌心电翻，迸出那撼山栗岳的吸力！说时迟，那时快。

只听掌风嘶啸中，“天雷怪剑”竟被吸得向外一移，从那软化一半的石壁中，硬生生冒出数寸。

“好了！”

岳天雷心头狂喜，精神顿增，轻捷身形落到石坛的另一